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家範卷一至五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師曾

校對官中書臣滿庭芳

謄錄監生臣李崇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一

家範　　　　　　儒家類

提要

臣等謹按家範十卷宋司馬光撰光所著温公易説諸書已别著録是書見於宋史藝文志文獻通考者卷目俱與此相合蓋猶當時原本自顔之推作家訓以教子弟其議論甚正而詞旨汎濫不能盡本諸經訓至狄仁傑

著有家範一卷史志雖載其目而書已不傳光因取仁傑舊名別加甄輯以示後學準繩首載周易家人卦辭大學孝經堯典詩思齊篇語則即其全書之序也其後自治家至乳母凡十九篇皆禩採史傳事可為法則者亦間有光所論說與朱子小學義例差異而用意畧同其節目備具切於日用簡而不煩實足為儒者治行之要朱子嘗論周禮師氏云

至德以為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為行本司馬温公以之覾於是編其型方訓俗之規尤可以槩見矣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家範卷一

宋 司馬光 撰

周易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謂二也）男正位乎外（謂五也家人之義以內為本故先說女也）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由內以相成熾也）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

恒家人之道修於近小而不妄也故君子以言必有物而口無擇言行必有恒而身無擇行

初九閑有家悔亡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處家人之初為家人之始故宜必以閑有家然後悔亡也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六二無攸遂在中饋貞吉居内處中履得其位以陰應陽盡婦人之正義無所必遂職乎中饋巽順而已是以貞吉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以陽處陽剛嚴者也處下體之極為一家之長者也行與其慢寧過乎恭家與其瀆寧處乎嚴是以家人雖嗃嗃悔厲猶得其道婦子嘻嘻乃失其節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六四富家大吉能以其富順而處位故大吉也若但能富其家何足為大吉體柔居巽履得其位明於家道以至近尊能富其家也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假至也履正而應處尊體巽王至斯道以有其家者也居於尊位而明於家道則下莫不化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六親和睦交相愛樂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故王假有家則勿恤而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處家人之終居家道之成刑於寡妻以著於外者也故曰有孚凡物以猛為本者則患在寡恩以愛為本者則患在寡威故家人之道尚威嚴也家道可終唯信與威身得威敬人亦如之反之於身則知施於人也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

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孝經曰閨門之内具禮矣乎宮中之門其小者謂之閨禮者所以治天下之法也

閨門之內其治至狹然而治天下之法舉在是矣嚴父嚴兄事君事長之禮也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徒役阜牧也妻子猶百姓臣妾猶阜牧御之必以其道然後上下相安

昔四岳薦舜於堯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無目之稱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象舜弟之字傲慢不友言並惡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諧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和諧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帝曰我其試哉言欲試舜觀其行跡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女妻刑法也堯於是以二女妻舜觀其法度接二女以治家釐降二女于

媯汭嬪于虞降下嬪婦也舜為匹夫能以義禮下帝女之心於所居媯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帝曰欽哉歎舜能修己行敬以安人則其所能者大矣

詩稱文王之德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皆聖人正家以正天下者也降及後世爰自卿士以至匹夫亦有家行隆美可為人法者今采集以為家範

治家

衛石碏曰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

齊晏嬰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夫治家莫如禮男女之别禮之大節也故治家者必以為先禮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受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梱内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

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皆為重別也不雜坐謂男子在堂女子在房也攦可以枷衣者通問謂相稱謝也諸母庶母也漱澣也庶母賤可使漱衣不可使漱裳裳賤尊之者亦所以遠別也外言內言男女之職也不出入者不以相問也梱門限也女子許嫁繫纓有從人之端也大故宮中有災變若疾病然後入也女子有宮者亦謂由命士以上也春秋傳曰群公子之舍則已畢矣女子十年而不出嫁及成人可以出矣猶不與男子共席而坐亦遠別也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見媒往來傳婚姻之言乃相知姓名非受幣不交不親重別有禮乃相纏固故日月以告君周禮凡取判妻入子者媒氏書之以告君謂此也齋戒以告鬼神婚禮凡受女之禮皆於廟為神席以告鬼神謂此也為酒食以召

鄉黨僚友（會賓客也）以厚其別也（厚重慎也）

又男女非祭非喪不相授器（祭嚴喪遽不嫌也）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奠停地也）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嘯讀為叱叱嫌有隱使也）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擁猶障也）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地道尊右）

又子生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厚其別也）男子十年出就

外傅居宿於外外傅教學之師女子十年不出恒居内也

又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閾限也

又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有歸寧沒則使卿寧

魯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如之也康子在其朝自其外朝也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入康子之家也康子辭於朝而入見辭其家臣入見敬姜也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寢門之内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寢門正室之門也上下天子已下也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内朝子將庀季氏

之政焉（正治也）皆非吾所敢言也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闞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閾仲尼聞之以為別於男女之禮矣（闞闢也門寢門也）

漢萬石君石奮無文學恭謹舉無與比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舉集其門故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

家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

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厠牏身自澣灑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為常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朔五年卒建哭泣哀思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

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孝於萬石君

樊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經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隷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乃至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重堂高閣陂渠灌注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

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爲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敕竟不肯受

南陽馮良志行高潔遇妻子如君臣

宋侍中謝弘微從叔混以劉毅黨見誅混妻晉陽公主改適琅邪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絶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

業十餘處僮役千人唯有二女年並數歲弘微經紀
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宋武受命
晉陽公主降封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
至是九年而室宇修整倉廪充盈門徒不異平日田
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歎曰僕射生平重此一子可
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中外親姻里黨故舊見東鄉
之歸者入門莫不歎息或為流涕感弘微之義也弘
微性嚴正舉止必修禮度婢僕之前不妄言笑由是

尊卑大小敬之若神及東鄉君薨遺財千萬園宅十餘所及會稽吳興琅邪諸處太傅安司空琰時事業奴僮猶數百人公私或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物不取自以私祿營葬混女夫殷叡素好摴蒱聞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弘微舅子領軍將軍劉湛謂弘微曰天下事宜有裁衷卿此不問何以居官弘微笑而不答或有

譏以謝氏累世財産充殷君一朝棄擲譬棄物江海以為廉耳弘㣲曰親戚爭財為鄙之甚今内人尚能無言豈可道之使爭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

劉君良瀛州樂壽人累世同居兄弟至四從皆如同氣尺布斗粟相與共之隋末天下大饑盜賊羣起君良妻欲其異居乃窃取庭樹鳥雛交置巢中於是羣鳥大相與鬬舉家怪之妻乃説君良曰今天下大亂爭

闘之秋羣烏尚不能聚居而况人乎君良以為然遂
相與析居月餘君良乃知其謀夜攬妻髮罵曰破家
賊乃汝耶悉召兄弟哭而告之立逐其妻復聚居如
初鄉里依之以避盜賊號曰義成堡宅有六院共一
厨子弟數十人皆以禮法貞觀六年詔旌表其門
張公藝鄆州壽張人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
麟德中高宗封泰山過壽張幸其宅名見公藝問所
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

進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成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常睦雍矣

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等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公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羣從弟再食自旦至暮不離小齋燭至則以次命子弟一人執經史立燭前躬讀一過畢

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鐘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之北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其遇饑歲則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為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姑姊妹姪有孤嫠者雖疎遠必為擇壻嫁之皆用刻木妝奩纈文絹為資裝常言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及公綽卒仲郢一遵其法

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昉家子孫

數世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禄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餅飯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

夫人爪牙之利不及虎豹膂力之强不及熊羆奔走之疾不及麋鹿飛颺之高不及燕雀苟非羣聚以禦外患則反為異類食矣是故聖人教之以禮使人知父子兄弟之親人知愛其父則知愛其兄弟矣愛其祖

則知愛其宗族矣如枝葉之附於根榦手足之繫於身首不可離也豈徒使其粲然條理以為榮觀哉乃實欲更相依庇以扞外患也吐谷渾阿豺有子二十人病且死謂曰汝等各奉吾一隻箭將玩之俄而命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隻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否單者易折衆者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言終而死彼戎狄也猶知宗族相保以為强況華夏乎

聖人知一族不足以獨立也故又為之甥舅婚媾姻婭以輔之猶懼其未也故又愛養百姓以衛之故愛親者所以愛其身也愛民者所以愛其親也如是則其身安若泰山壽如箕翼他人安得而侮之哉故自古聖賢未有不先親其九族然後能施及他人者也彼愚者則不然棄其九族遠其兄弟欲以專利其身殊不知身既孤人斯戕之矣於利何有哉昔周厲王棄其九族詩人刺之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

壊毋獨斯畏茍為獨居斯可畏矣

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根本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擕貳若之何去之昭公不聽果及於亂

華亥欲代其兄合比為右師譖於平公而逐之左師曰汝亥也必亡汝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汝何有

既而華亥果亡

孔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故欲愛其身而棄其宗族烏在其能愛身也

孔子曰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善為家者盡其所有而均之雖糲食不飽敝衣不完人無怨矣夫怨之所生生於自私及有厚薄也

漢世諺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言尺布可縫而共衣斗粟可舂而共食譏文帝以天下之富不能容其弟也

梁中書侍郎裴子野家貧妻子常苦饑寒中表貧乏者皆收養之時逢水旱以二石米為薄粥僅得徧焉躬自同之曾無厭色此得睦族之道者也

家範卷一

家範卷二

宋 司馬光 撰

祖

為人祖者莫不思利其後世然果能利之者鮮矣何以言之今之為後世謀者不過廣營生計以遺之田疇連阡陌邸肆跨坊曲粟麥盈囷倉金帛充篋笥慊慊然求之猶未足施施然自以為子子孫孫累世用之莫能盡也然不知以義方訓其子以禮法齊其家自

於數十年中勤身苦體以聚之而子孫於時歲之間奢靡遊蕩以散之反笑其祖考之愚不知自娛又怨其吝嗇無恩於我而厲虐之也始則欺紿攘竊以充其欲不足則立券舉債於人俟其死而償之觀其意惟患其考之壽也甚者至於有疾不療陰行酖毒亦有之矣然則鄙之所以利後世者適足以長子孫之惡而為身禍也頃嘗有士大夫其先亦國朝名臣也家甚富而尤吝嗇斗升之粟尺寸之帛必身自出納

鎖而封之晝則佩鑰於身夜則置鑰於枕下病甚困絶不知人子孫竊其鑰開藏室發篋笥取其財其人後蘇即捫枕下求鑰不得憤怒遂卒其子孫不哭相與爭匿其財遂致鬬訟其處女亦蒙首執牒自訐於府庭以爭嫁資為鄉黨笑蓋由子孫自幼及長惟知有利不知有義故也夫生生之資固人所不能無然勿求多餘多餘希不為累矣使其子孫果賢耶豈蔬糲布褐不能自營至死於道路乎若其不賢耶雖積

金滿堂奚益哉多藏以遺子孫吾見其愚之甚也然則賢聖皆不顧子孫之匱乏邪曰何為其然也昔者聖人遺子孫以德以禮賢人遺子孫以廉以儉舜自側微積德至於為帝子孫保之享國百世而不絶周自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積德累功至於武王而有天下其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言豐德澤明禮法以遺後世而安固之也故能子孫承統八百餘年其支庶猶為天下之顯諸侯棊布於海内其為利豈

不大哉

孫叔敖為楚相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邱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其子辭請寢邱累世不失

漢相國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為勢家所奪

太子太傅疏廣乞骸骨歸鄉里天子賜金二十斤太子

贈以五十斤廣日令家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何趣賣以共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冀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大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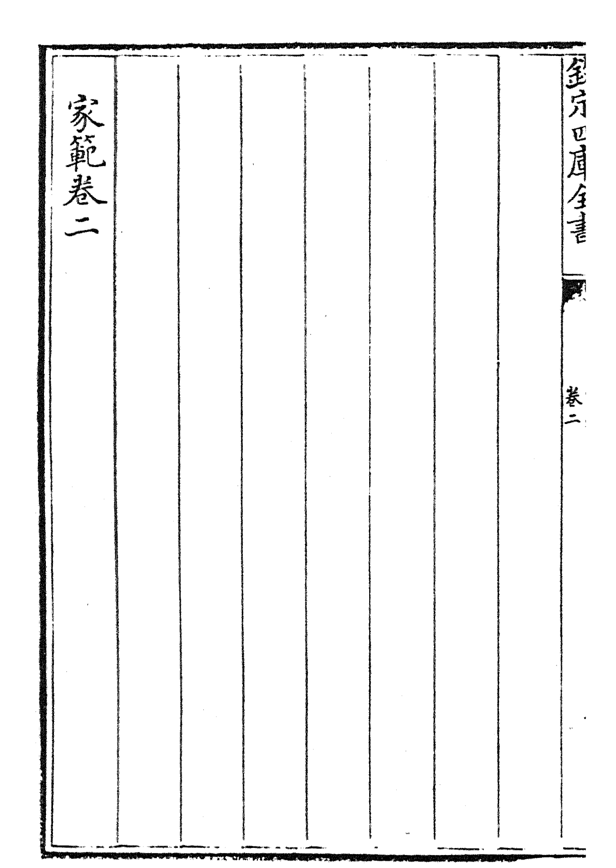
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
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

涿郡太守楊震性公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
欲公為開産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
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南唐德勝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周本好施或勸之曰公
春秋高宜少留餘貲以遺子孫本曰吾繫草屩事吳
武王位至將相誰遺之乎

近故張文節公為宰相所居堂室不蔽風雨服用飲膳與始為河陽書記時無異其所親或規之曰公月入俸禄幾何而自奉儉薄如此外人不以公清儉為美反以為有公孫布被之詐文節歎曰以吾今日之禄雖侯服王食何憂不足然人情由儉入奢則易由奢入儉則難此禄安能常恃一旦失之家人既習於奢不能頓儉必至失所曷若無失其常吾雖違世家人猶如今日乎聞者服其遠慮此皆以德業遺子孫者

也所得顧不多乎
晉光祿大夫張澄當葬父郭璞為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鄉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止光祿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孫昌熾公侯將相至梁陳不絕雖未必因葬地而然足見其愛子孫厚於身矣先公既登侍從常曰吾所得已多當留以遺子孫處心如此其顧念後世不亦深乎



家範卷二

家範卷三

宋 司馬光 撰

父 母

父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

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遠者非疏遠之謂也謂其進見有時接遇有禮不朝夕嘻嘻相褻狎也

曾子曰君子之於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遵之以道而勿强言心雖愛之不形於外常以嚴莊莅之不以辭色悅之也不遵之以道是棄之也然强之或傷恩故以日月漸摩之也

北齊黄門侍郎顔之推家訓曰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由

命士以上父子異宫此不狎之道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此不簡之教也

石碏諫衛莊公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禄過也自古知愛子不知教使至於危辱亂亡者可勝數哉夫愛之當教之使成人愛之而使陷於危辱亂亡烏在其能愛子也人之愛其子者多曰兒幼未有知耳俟其長而教之是猶養惡木之萌芽曰俟其合抱而伐之其用力

顧不多哉又如開籠放鳥而捕之解韁放馬而逐之

曷若勿縱勿解之為易也

曲禮幼子常視毋誑

立必正方不傾聽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習其扶持尊者提攜謂牽將行負

劍辟咡詔之負謂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傍辟則掩口而對咡詔之謂傾頭與語口旁曰咡

口而對習其鄉尊者屏氣也

內則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

絲（俞然也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革女用繒有飾緣之）六年教之數與方名（方名東西南北之類）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教以別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示以謙讓）九年教之數日（知朔望與六甲也）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成童十五以上）

曾子之妻出外兒隨而啼妻曰勿啼吾歸為爾殺豕妻歸以語曾子曾子即烹豕以食兒曰毋教兒欺也

賈誼言古之王者太子始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過闕

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提孩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

顔氏家訓曰古者聖王子生孩提師保固明仁孝禮義道習之矣凡庶縱不能爾當及嬰稚識人顔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為則為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每不能然飲食運為恣其所欲宜誡翻奬應呵反笑至有識知謂法當爾憍慢已習方乃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長成終為敗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

諺云教婦初來教兒嬰孩誠哉斯語

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惡但重於訶怒傷其顔色不忍楚撻慘其肌膚爾當以疾病為喻安得不用湯藥針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訓者豈願苛虐於骨肉乎誠不得已也

王大司馬梁大司馬王僧辯也母衛夫人性甚嚴正王在湓城為三千人將年踰四十少不如意猶捶撻之故能成其勲業

梁元帝時有一學士聰敏有才少為父所寵失於教義一言之是徧於行路終年譽之一行之非揜藏文飾冀其自改年登婚宦暴慢日滋竟以語言不擇為周逖抽腸釁鼓云然則愛而不教適所以害之也傳稱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至於人或不能然記曰父之於子也親賢而下無能使其所親果賢也所下果無能也則善矣其溺於私愛者往往親其無能而下其賢則禍亂由此而興矣

顔氏家訓曰人之愛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賢俊者自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更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為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謂靈龜明鑑此通論也

曾子出其妻終身不取妻其子元請焉曾子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後漢尚書令朱暉年五十失妻昆弟欲為繼室暉歎曰

時俗希不以後妻敗家者遂不娶今之人年長而子

孫具者得不以先賢為鑑乎

内則曰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庸之言用也）姑敎之若不

可敎而后怒之（怒譴責也）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表猶明也猶為之隱不明其犯禮之過也）

君子之所以治其子婦盡於是而已矣今世俗之人其

柔懦者子婦之過尚小則不能敎而嘿藏之及其稍

著又不能怒而心恨之至於惡積罪大不可禁遏則喑嗚鬱悒至有成疾而終者如此有子不若無子之為愈也其不仁者則縱其情性殘忍暴戾或聽後妻之譖或用嬖寵之計捶扑過分棄逐凍餒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康誥稱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謂之元惡大憝葢言不孝不慈其罪均也

母

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於知愛而不知教也古人有言曰慈母敗子愛而不教使淪於不肖陷於大惡入於刑辟歸於亂亡非他人敗之也母敗之也自古及今若是者多矣不可悉數

周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文王生而明聖卒為周宗君子謂大任能胎教古者婦人任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

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藝博通矣彼其子尚未生也固已教之況已生乎

孟軻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之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之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為衒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所以居之也乃徙舍學宫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孟子幼時問東家殺猪何為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聞古有胎教今適有知而欺

之是敎之不信乃買猪肉食既長就學遂成大儒彼其子尚幼也固已慎其所習况已長乎

漢丞相翟方進繼母隨方進之長安織履以資方進遊學

晉太尉陶侃早孤貧為縣吏番陽孝廉范逵常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髲以易酒肴逵薦侃於廬江太守名為督郵由此得仕進

後魏鉅鹿魏緝母房氏緝生未十旬父溥卒母鞠育不

嫁訓導有母儀法度緝所交遊有名勝者則身具酒饌有不及己者輒屏卧不餐須其悔謝乃食

唐侍御史趙武孟少好田獵嘗獲肥鮮以遺母母泣曰汝不讀書而田獵如是吾無望矣竟不食其膳武孟感激勤學遂博通經史舉進士至美官

天平節度使柳仲郢母韓氏常粉苦參黄連和以熊膽以授諸子每夜讀書使噙之以止睡

太子少保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親教諸子

久雨宅後古牆頹陷得錢滿缸奴婢喜走告鄭鄭棨香祝之曰天蓋以先君餘慶愍妾母子孤貧賜以此錢然妾所願者諸子學業有成他日受俸此錢非所欲也亟命掩之此唯恐其子名不立也

齊相田稷子受下吏金百鎰以遺其母母曰夫為人臣不忠是為人子不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子起矣稷子遂慙而出反其金而自歸於宣王請就誅宣王悅其母之義遂赦稷子之罪復

其位而以公金賜母

漢京兆尹雋不疑每行縣録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耶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言語異於它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吳司空孟仁嘗為監魚池官自結網捕魚作鮓寄母母還之曰汝為魚官以鮓寄母非避嫌也

晉陶侃為縣吏嘗監魚池以一坩鮓遺母母封鮓責曰

爾以官物遺我不能益我乃增吾憂耳

隋大理寺卿鄭善果母翟氏夫鄭誠討尉遲迥戰死母年二十而寡父欲奪其志母抱善果曰鄭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為不慈背死夫為無禮遂不嫁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縣公年四十授沂州刺史尋為魯郡太守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輙坐胡牀於鄣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即賜之坐相對

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乃還堂蒙袂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於牀前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慙汝家耳吾為汝家婦獲奉灑掃知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守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狥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小而孤吾寡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稚襲茅土汝今位至方岳豈汝身致之邪不思此事而妄加嗔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內則墜爾家風或

失亡官爵外則虧天子之法以取辜戾吾死日何面

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母恒自紡績每至夜分而寢

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

如此荅曰吁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理今聞此言

故猶未也至於公事何由濟乎今此秩俸乃天子報

汝先人之殉命也當散贍六姻為先君之惠奈何獨

擅其利以為富貴乎又絲枲紡績婦人之務上自王

后下及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墮業者是為驕逸吾

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
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其前
靜室端居未嘗輙出門閤內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
加贈遺皆不詣其門非自手作及莊園禄賜所得雖
親族禮遺悉不許入門善果歷任州郡內自出饌於
衙中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許受悉用修理公宇及分
僚佐善果亦由此克己號為清吏考為天下最
唐中書令崔玄暐初為庫部員外郎母盧氏嘗戒之曰

吾嘗聞姨兄辛玄馭云兒子從官於外有人來言其貧窶不能自存此吉語也言其富足車馬輕肥此惡語也吾嘗重其言比見中表仕宦者多以金帛獻遺其父母父母但知忻悅不問金帛所從來若以非道得之此乃為盜而未發者耳安得不憂而更喜乎汝今坐食俸禄苟不能忠清雖日殺三牲吾猶食之不下咽也玄暐由是以廉謹著名

李景讓宦已達髮斑白小有過其母猶撻之景讓事之

終日常兢兢及為淛西觀察使有左右都押牙迕景讓意景讓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為變母聞之景讓方視事母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下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國家刑法豈得以為汝喜怒之資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老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至為之請不許將佐拜且泣久乃釋之軍中由是遂安此惟恐其子之入於不善

也

漢汝南功曹范滂坐黨人被收其母就與訣曰汝今得

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

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

魏高貴鄉公將討司馬文王以告侍中王沈尚書王經

散騎常侍王業沈業出走告文王經獨不往高貴鄉

公既薨經被收辭母母顔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

死但恐不得死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

唐相李義府專橫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為御史視奸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為不孝二者不能自决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此非不愛其子惟恐其子為善之不終也然則為人母者非徒鞠育其身使不罹水火又當養其德使不入於邪惡乃可謂之慈矣

漢明德馬皇后無子賈貴人生肅宗顯宗命后母養之

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恩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
心撫育勞瘁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
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古今稱之以為美談
隋番州刺史陸讓母馮氏性仁愛有母儀讓即其孽子
也坐贓當死將就刑馮氏蓬頭垢面詣朝堂數讓罪
於是流涕嗚咽親持盃粥勸讓食既而上表求哀詞
情甚切上愍然為之改容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
門遣舍人宣詔曰馮氏以嫡母之德足為世範慈愛

之道義感人神特宜矜免用獎風俗讓可減死除名復下詔褒美之賜物五百段集命婦與馮相識以旌寵異

齊宣王時有人鬭死於道吏訊之有兄弟二人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乃我殺之期年吏不能决言之於相相不能决言之於王王曰今皆舍之是縱有罪也皆殺之是誅無辜也寡人度其母能知善惡試問其母聽其所欲殺活相受命召其母問

曰母之子殺人兄弟欲相代死吏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有仁惠故問母何所欲殺活其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愛其言因而問之曰夫少子者人之所愛今欲殺之何也其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之時屬於妾曰善養視之妾曰諾今既受人之託許人以諾豈可忘人之託而不信其諾耶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失言忘約已諾不信何以居於世哉子雖痛

子獨謂行何泣下沾襟相入言之於王王美其義高其行皆赦不殺其子而尊其母號曰義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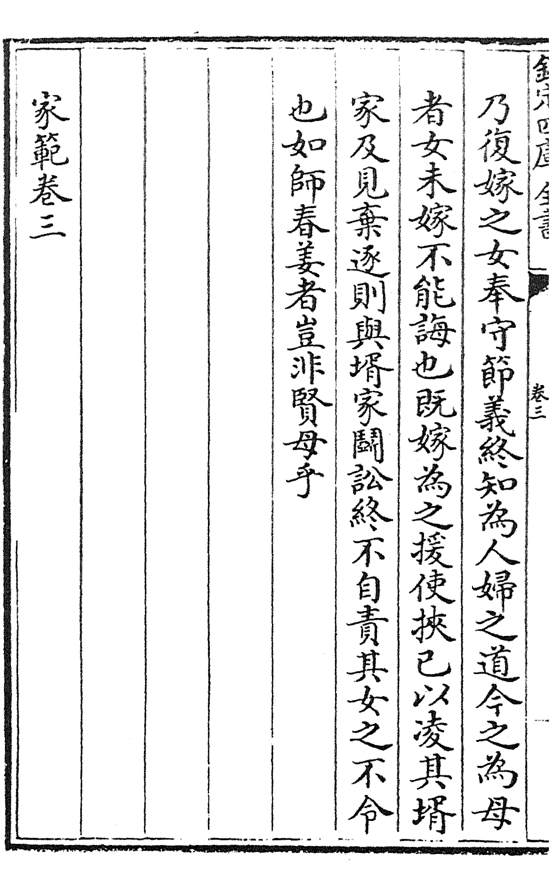
魏芒慈母者孟楊氏之女芒卯之後妻也有三子前妻之子有五人皆不愛慈母遇之甚異猶不愛慈母乃令其三子不得與前妻之子齊衣服飲食進退起居甚相遠前妻之子猶不愛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母憂戚悲哀帶圍減尺朝夕勤勞以救其罪人有謂慈母曰子不愛母至甚矣何為憂懼勤勞如

此慈母曰如妾親子雖不愛妾妾猶救其禍而除其害獨假子而不為何以異於凡人且其父為其孤也使妾而繼母繼母如母為人母而不能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親而偏其假可謂義乎不慈且無義何以立於世彼雖不愛妾妾可以忘義乎遂訟之魏安釐王聞之高其義曰慈母如此可不赦其子乎乃赦其子而復其家自此之後五子親慈母雍雍若一慈母以禮義漸之率導八子咸為魏大夫卿士

漢安衆令漢中程文矩妻李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毁日積而穆姜慈愛温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别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疾困篤母惻隱親自為調藥膳恩情篤密興疾久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愛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

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
徭遣散四子許以修革自後訓導愈明並為良士今
之人為人嫡母而疾其孽子為人繼母而疾其前妻
之子者聞此四母之風亦可以少愧矣

魯師春姜嫁其女三往而三逐春姜問其故以輕侮其
室人也春姜名其女而答之曰夫婦人以順從為務
貞慤為首今爾驕溢不遜以見逐曾不悔前過吾告
汝數矣而不吾用爾非吾子也答之百而留之三年



乃復嫁之女奉守節義終知為人婦之道今之為母者女未嫁不能誨也既嫁為之援使挾己以凌其壻家及見棄逐則與壻家鬬訟終不自責其女之不令也如師春姜者豈非賢母乎

家範卷三

家範卷四

宋　司馬光　撰

子上

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又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又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孟子曰不孝有

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鬭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夫為人子而事親或虧雖有他善累百不能掩也可不慎乎

經曰君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恭己之身不近危辱養則致其樂樂親之志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嚴有恭也

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

何以別乎禮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盛容飾以適父母之所父母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近傳移也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卮匜酒漿器敦牟黍稷器在父母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齊莊也升降出入揖遜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睇傾視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襲謂重衣不有敬事不敢袒裼父黨無容不涉不撅撅揭衣也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告面同耳反言面者從外來宜知親之顏色安否

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緣親之意欲知之恒言不稱老廣敬

又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謂與父同宮者也不敢當其尊處室中西南隅謂之奧道有左右中門謂棖闑之中央內則曰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食饗不為槩槩量也不制待賓客饌具之所有祭祀不為尸尊者之處為其失子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恒若親之將有教使然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為近其危辱也人之性不欲見毀訾不欲見笑君子樂然後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服事也不闇冥之中從事為有非常且嫌失禮也懼辱親也

宋武帝即大位春秋已高每旦朝繼母蕭太后未嘗失時刻彼為帝王尚如是況士民乎

梁臨川靜惠王宏兄懿為齊中書令為東昏侯所殺諸弟皆被收僧慧思藏宏得免宏避難潛伏與太妃異處每遣使恭問起居或謂逃難須密不宜往來宏銜淚答曰乃可無我此事不容暫廢彼在危難尚如是況平時乎

為子者不敢自高貴故在禮三賜不及車馬三賜三命也凡仕者

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衣服三命而受車馬而身所以尊者備矣卿大夫士之子不受不敢以成尊比踰於父天子諸侯之子不受自卑遠於君不敢以富貴加於父兄

國初平章事王溥父祚有賓客溥常朝服侍立客坐不安席祚曰犹犬不足為之起此可謂居則致其敬矣

禮子事父母雞初鳴而起左右佩服以適父母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怡悦也苛疥抑按搔摩也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先後之隨時便也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卒受巾槃承盥水者巾以帨手

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温之（温藉也）父母之命勿逆勿怠（恃其孝敬之愛則或違僻）若飲之食之雖不嗜必嘗而待（請後命而去也）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待後命釋藏也）

又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家事統於尊也）

又為人子之禮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安定其牀衽也省問其安否何如）在醜夷不爭（醜衆也夷同儕也）

孟子曰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

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老萊子孝奉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身服五采斑斕之衣嘗取水上堂詐跌仆臥地為小兒啼又雛於親側欲親之喜

漢諫議大夫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常採拾以為養遂得俱全

於難革轉客下邳貧窮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案驗以比之猶今貌閱也）革以老母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

晉西河人王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

宋會稽何子平為揚州從事吏月俸得白米輙貨市粟麥人曰所利無幾何足為煩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

得米何必獨饗白粲每有贈鮮肴者若不可寄至家則不肯受後為海虞令縣禄唯供養母一身不以及妻子人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禄本在養親不在為已問者慙而退

同郡郭原平養親必以己力傭賃以給供養性甚巧每為人傭作止取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肴味唯飡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義不獨飽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於里糴買然

後舉褧

唐曹成王臯為衡州刺史遭誣在治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辟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貶潮州刺史以遷入賀既而事得直復還衡州然後跪謝告實此可謂養則致其樂矣

禮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憂不為容也言不惰憂不在私好情不正之言琴瑟不御憂不在樂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憂不在味笑不至矧怒不至詈憂在心難變也齒本曰矧大笑則見疾止復

故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三皆曰朝以其禮同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小臣之屬掌外內之通命者御如小史直日矣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孝子恒兢兢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莫夕也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節謂居處之故事履蹈地也王季復膳飲食安也然後亦復初憂解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庶幾程式之帥循也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

帶而養(言常在側)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欲知氣力箴藥所勝)旬有二日乃間(間猶瘳也)

漢文帝為代王時薄太后常病三年文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湯藥非口所嘗弗進

晉范喬父粲仕魏為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粲遂稱疾闔門不出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常侍左右候其顏色以知其旨如此三十六年終於所寢之車喬與二弟並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至粲沒

不出里邑

南齊庾黔婁為孱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病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利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可延汝誠禱既至攺得至月末晦而易亾

後魏孝文帝幼有至性年四歲時獻文患癰帝親自吮

朧

北齊孝昭帝性至孝太后不豫出居南宮帝行不正履容色貶悴衣不解帶殆將旬殿去南宮五百餘步雞鳴而出辰時方還來去徒行不乘輿輦太后所苦小增便即寢伏閤外食飲藥物盡皆躬親太后惟常心痛不自堪忍帝立侍帷前以爪掐手心血流出袖此可謂病則致其憂矣

經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氣竭而息聲不委曲禮無容觸地無容言

不文（不為文飾）服美不安（不安美飾故服縗麻）聞樂不樂（悲哀在心故不樂也）食旨不甘（旨美也不甘美味故疏食水飲）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不食三日哀毀過情滅性而死虧孝道故聖人制禮施教不令至于殞滅）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三年之喪天下達禮使不肖企及賢者俯從夫孝子有終身之憂聖人以三年為制者使人有終竟之限也）為之棺椁衣衾而舉之（周尸為棺周棺為椁衣謂斂衣衾被也舉謂舉屍內於棺也）陳其簠簋而哀戚之（簠簋祭器也陳奠素器而不見親故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男踊女擗袒載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

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葬事大故卜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立廟祔祖之後則以鬼禮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寒暑變移益用增感以時祭祀展其孝思也生事愛敬死事哀慼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君子之於親喪固所以自盡也不可不勉喪禮備在方冊不可悉載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高子臯執親之喪也子臯孔子弟子名柴泣血三年言泣無聲如血出未嘗見齒言笑之微君子以為難

顏丁善居喪顏丁魯人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從隨也慨憊貌

唐太常少卿蘇頲遭父喪睿宗起復為工部侍郎頲固辭上使李日知諭旨日知終坐不言而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忍發言恐其殞絶上乃聽其終制

左庶子李涵為河北宣慰使會丁母憂起復本官而行每州縣郵驛公事之外未嘗啓口蔬飯飲水席地而

息使還請罷官終喪制代宗以其毀瘠許之自餘能盡哀竭力以喪其親孝感當時名光後來者世不乏人此可謂喪則致其哀矣

古之祭禮詳矣不可徧舉孔子曰祭如在君子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齋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思之熟也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外盡物内盡志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户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户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周還出户

謂薦設時也無尸者闔戶若食間則有出戶而聽之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存著則謂其思念也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勿勿猶勉勉也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斁思格至也矧況也斁厭也言孝子之享親盡其敬愛之心而已矣安知神之所處於彼乎於此乎況敢有厭怠之心乎此其大畧也

孟蜀太子賓客李鄲年七十餘享祖考猶親滌器人或

代之不從以為無以達追慕之意此可謂祭則致其嚴矣

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鄭曰啓開也曾子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孔曰言此詩者喻己常慎恐有毀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

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曾子聞諸夫子述曾子所聞於孔子之言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

口怨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經

邪趨步疾也

或曰親有危難則如之何亦憂身而不救乎曰非謂其然也孝子奉父母之遺體平居一毫不敢傷也及其徇仁蹈義雖赴湯火無所辭況救親於危難乎古以死徇其親者多矣

晉末烏程人潘綜遭孫恩亂攻破村邑綜與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語綜我不能去汝走可

脫幸勿俱死驃困之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
賜生命賊至驃亦請賊曰兒少自能走今為老子不
去孝子不惜死可活此兒賊因斫驃綜乃抱父於腹
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絶有一賊從傍來
會曰卿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殺殺孝子不
祥賊乃止父子並得免

齊射聲校尉庚道愍所生母漂流交州道愍尚在繈褓
及長知之求為廣州綏寧府佐至府而去交州尚遠

乃自負擔冒嶮自達及至州尋求母經年不獲日夜
悲泣嘗入村日暮雨驟乃寄止一家有嫗負薪自外
還道愍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於是俯伏號泣遠近
赴之莫不揮淚

梁湘州主簿吉翂等云切父天監初為原鄉令為吏所誣
逮詣廷尉翂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
皆為隕涕其父理雖清白而恥為吏訊乃虛自引咎
罪當大辟翂乃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嘉異之尚

以其童稚疑受教於人敕廷尉蔡法度嚴加脅誘取
其欵實法度乃還寺盛陳徽纆厲色問曰爾求代父
死敕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不且爾
童孺志不及此必人所教姓名是誰若有悔異亦相
聽許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弟幼藐
唯囚為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內斷胸臆
上干萬乘今欲殉身不測委骨泉壤此非細故奈何
受人教耶法度知不可屈撓乃更和顏誘語之曰主

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亮覩君神儀明秀足稱佳童
今若轉辭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苦求湯鑊淵曰
凡鯤鮞螻蟻尚惜其生况在人斯豈願虀粉但父挂
深劾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延父命淵初見囚獄掾
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脱其二械更令著一小
者淵弗聽曰淵求代父死死囚豈可減乎竟不脱械
法度以聞帝乃宥其父子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尉
故事并諸鄉居欲於歲首舉充純孝淵曰異哉王尹

何量瑚之薄也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瑚有靦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此其章章尤著者也

家範卷四

家範卷五

宋 司馬光 撰

子下

書稱舜烝烝乂不格姦何謂也曰言能以至孝和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大惡也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晳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晳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

歌欲令曾晳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
弟子曰參來勿内曾參自以為無罪使人請於孔子
孔子曰汝不聞乎昔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
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捶則待過大杖則逃走
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
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身既死而陷父於不義
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乎殺天子之民其罪
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孔之

謂也此章疑有缺文姑闕之以俟博學君子

或曰孔子稱色難色難者觀父母之志趣不待發言而後順之者也然則經何以貴於諫爭乎曰諫者為救過也親之命可從而不從是悖戾也不可從而從之則陷親於大惡然而不諫是路人故當不義則不可不爭也或曰然則爭之能無咈親之意乎曰所謂爭者順而止之志在必於從也孔子曰事父母幾諫包曰幾者微也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包曰

下諫父母者見志有不從已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違父母意而遂已之諫禮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猶起更也不說則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子從父之命不可謂孝也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又曰事親有隱而無犯又曰父母有過諫而不逆又曰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言窮無所之也或曰諫則彰親之過奈何曰諫諸內隱諸外者也諫諸內則親過不遠隱諸外故人莫得而聞也且孝子善則稱

親過則歸己凱風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其心如是夫又何過之彰乎

或曰子孝矣而父母不愛如之何曰責己而已昔舜父頑母嚚象傲日以殺舜為事舜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言舜初耕於歷山之時為父母所疾日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克己自責不責於人）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瞍亦允若誠之至也如瞽瞍者猶信而順之況不至是者乎（慝惡載事也夔夔齋慄敬懼之貌言舜負罪引惡敬以事見于父慄懼齋莊父亦信順之言能以至）

誠感

碩父

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弗怨

漢侍中薛包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埽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

晉太保王祥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埽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

解帶湯藥必親嘗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輙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母終居喪毀悴杖而後起

西河人王延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月則悲泣三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敕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氷上延取以進母

卜氏心悟撫延如已生

齊始安王諮議劉渢父紹仕宋位中書郎渢母早亡紹被敕納路太后兄女為繼室渢年數歲路氏不以為子奴婢輩捶打之無期度渢母亡日輙悲啼不食彌為婢輩所苦路氏生溓渢怜愛之不忍捨常在牀帳側輙被驅捶終不肯去路氏病經年渢晝夜不離左右每有增加輙流涕不食路氏病瘥感其意慈愛遂隆路氏富盛一旦為渢立齊宇筵席不減侯王

唐宣歙觀察使崔衍父倫為左丞繼母李氏不慈於衍衍時為富平尉倫使于吐蕃久方歸李氏衣敝衣以見倫倫問其故李氏稱倫使於蕃中衍不給衣食倫大怒召衍責詬命僕隸拉於地袒其背將鞭之衍泣涕終不自陳倫弟殷聞之趨往以身蔽衍杖不得下因大言曰衍每月俸錢皆送嫂處殷所具知何忍乃言衍不給衣食倫怒乃解由是倫遂不聽李氏之譖及倫卒衍事李氏益謹李氏所生次子郃每多取母

錢使其主以書契徵負於衍衍歲為償之故衍官至江州刺史而妻子衣食無所餘子誠孝而父母不愛則孝益彰矣何患乎

或曰妻子失親之意則如之何曰禮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宜猶善也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漢司隸校尉鮑永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去之

齊征北司徒記室劉瓛音桓母孔氏甚嚴明瓛年四十餘未有婚對建元中高帝與司徒褚彥回為瓛娶王氏女王氏穿壁挂履土落孔氏牀上孔氏不悅瓛即出其妻

唐鳳閣舍人李迥秀母氏庶賤其妻崔氏嘗叱媵婢母聞之不悅迥秀即時出妻或止之曰賢室雖不避嫌疑然過非出狀何遽如此迥秀曰娶妻本以養親今違忤顏色何敢留也竟不從

後漢郭巨家貧養老母妻生一子三歲母常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給共汝埋子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妻不敢違巨遂掘坑二尺餘得黄金一釜或曰郭巨非中道曰然以此教民民猶厚於慈而薄於孝

或曰五母在禮律皆同服凡人事嫡繼慈養之情烏能比於所生或者疑於偽與曰是何言之悖也在禮為人後者斬衰三年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

服服之何如而可為之後同宗則可為之後如何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謂所為後之子如親子）繼母如母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因猶親也）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以為子命子曰女以為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況嫡母子之君也其尊至矣　梁中

軍田曹行參軍庚沙彌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鍼炙輙以身先試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初進大麥薄飲經十旬方為薄粥終喪不食鹽醬冬日不衣綿纊夏日不解衰經不出廬戶晝夜號慟鄰人不忍聞所坐薦淚霑為爛墓在新林忽有旅松百許株枝葉鬱茂有異常松劉好噉甘蔗沙彌遂不復食之　漢丞相翟方進既富貴後母猶在進供養甚篤　太尉胡廣年八十繼母在堂朝夕瞻

省旁無几杖言不稱老　漢顯宗命馬皇后母養肅宗肅宗孝性純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帝既專以馬氏為外家故所生賈貴人不登極位賈氏親宗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乃策書加貴人玉赤綬而已　古人有丁蘭者母早亡不及養乃刻木而事之彼賢者孝愛之心發於天性失其親而無所施至於刻木猶可事也況嫡繼慈養之存乎聖人順賢者之心而為之禮豈有聖人而教人為偽者乎

葬者人子之大事死者以窀穸為安宅兆而未葬猶行而未有歸也是以孝子雖愛親留之不敢久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誠由禮物有厚薄奔赴有遠近不如是不能集也國家諸令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葢以待同位外姻之會葬者適時之宜更為中制也禮未葬不變服啜粥居倚廬寢苫枕塊既虞而後有所變葢孝子之心以為親未獲所安已不敢即安也

漢蜀郡太守康范王莽大司徒丹之孫也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歸鄉里年五十辭母西迎父喪蜀都太守張穆丹之故吏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沉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卒得歸葬

宋會稽賈恩母亡未葬爲鄰火所逼恩及妻栢氏號哭奔救鄰近赴助棺櫬得免恩及栢氏俱燒死有司奏

改其里為孝義里蠲租布三世追贈恩顯親左尉

會稽郭原平父亡為塋壙凶功不欲假人己雖巧而不解作墓乃訪邑中有塋墓者助之運力經時展勤久乃閑練又自責丁夫以供衆費窀穸之事儉而當禮性無術學因心自然葬畢詣所買主執役無懈與諸奴分務讓逸取勞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平服勤未嘗暫替傭賃養母有餘聚以自贖

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至哭踊頓絕方

蘇瓊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不就清凉一日以數合米為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為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伸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為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為營冢壙

新野庾震喪父母居貧無以葬賃書以營事至手掌穿然後成葬事賢者於葬何如其汲汲也今世俗信術

者妄言以爲葬不擇地及歲月日時則子孫不利禍殃總至乃至終喪除服或十年或二十年或終身或累世猶不葬至爲水火所漂焚他人所投棄失亡尸柩不知所之者豈不哀哉人所貴有子孫者爲死而形體有所付也而既不葬則與無子孫而死道路者奚以異乎詩云行有死人尚或殣之况爲人子孫乃忍棄其親而不葬哉

唐太常博士吕才叙葬書曰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

之葢以窀穸既終永安體魄而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為一事失所禍及死生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則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中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簡公司墓之室當道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葬者以為子孫富貴貧賤夭壽皆

因卜所致夫子文為令尹而三已柳下惠為士師而三黜討其邱壠未嘗改移而野俗無識妖巫妄言遂於躃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爵荼毒之秋選葬時而規財利斯言至矣夫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固非葬所能移就使能移孝子何忍委其親不葬而求利於已哉世又有用羌胡法自焚其柩收燼骨而葬之者人習為常恬莫之怪嗚呼訛俗詩戾乃至此乎或曰旅宦遠方貧不能致其柩不焚之何以致其就葬曰如

康范輩豈其家富也延陵季子有言骨肉歸復于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舜為天子廵狩至蒼梧而殂葬於其野彼天子猶然况士民乎必也無力不能歸其柩即所亡之地而葬之不猶愈於毀焚乎或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具此數者可以為大孝乎曰未也天子以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為孝諸侯以保社稷為孝卿大夫以守其宗廟為孝士以保其禄位為孝皆謂能成其先人之志不墜其業

者也

晉庾衮父戒衮以酒衮嘗醉自責曰余廢先人之戒其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自杖三十可謂能不忘訓辭矣

詩云題彼鶺鴒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又曰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

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

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內則曰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

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貽遺也果決也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

歟是何言歟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

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

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備裁及其親敢不敬乎亨熟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君子之所謂孝也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為人子能如是可謂之孝有終矣

家範卷五